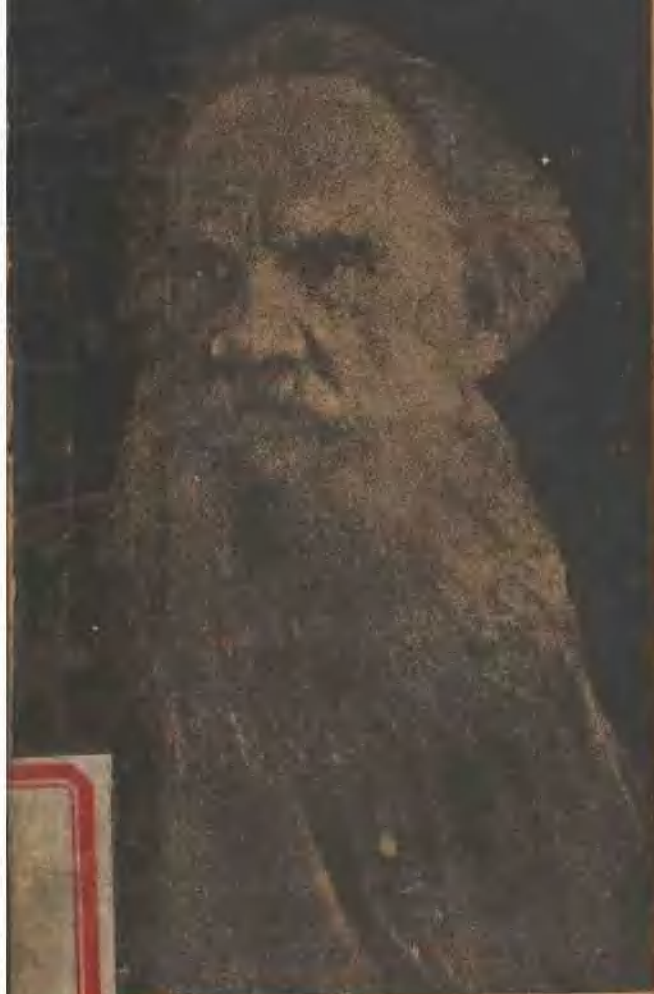


烏里雅諾
普列哈諾

托爾斯泰論

何克 畏己 合



一九三四年二月初版發行

論 泰 斯 爾 托

(實價大洋八角)

所 有
版 權

著 者 烏 里 雅 諾 夫
蒲 列 哈 諾 夫

譯 者 克 己
何 畏

發 行 者 思 潮 出 版 社

總代售處 國 際 書 局

(上海北四川路永安里一〇四號)

1002874

复旦大学图书馆



原稿執筆時の Tolstoi (製作)

2A761/09



FUDAN JPZ00000224102 复旦图书馆



一九〇八年代的托爾斯泰



(上) 托爾斯泰博物館



(下) 托爾斯泰故居

圖為托爾斯泰故居及博物館之建築，位於莫斯科近郊之亞斯納亞波利亞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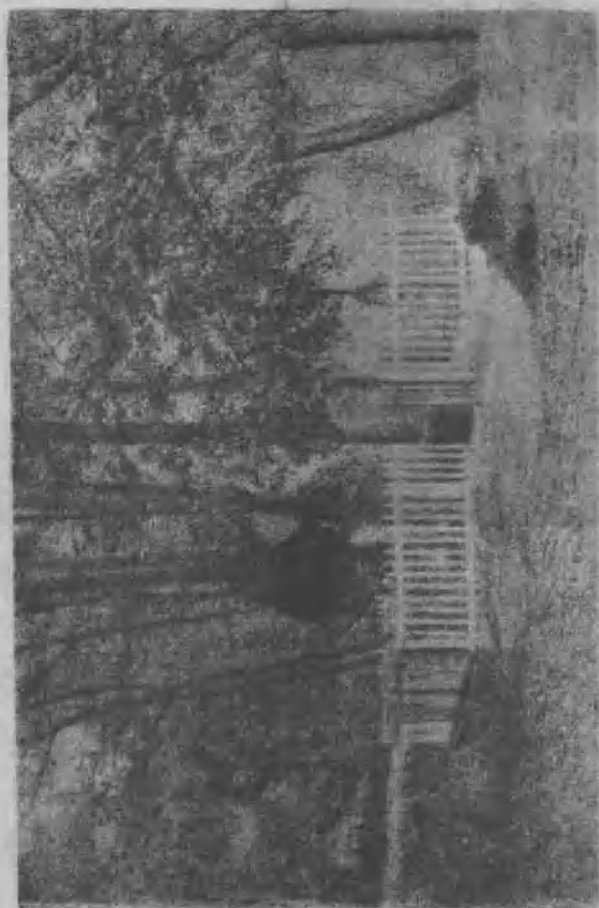
○ 托爾斯泰故居

(上) Astapove 耶具賓

(下) Tolstoi 施林特爾基



— 98 —



托尔斯泰的墓



Yasnaya Polyana 的 Tolstoy 住宅

譯者序言

隨着托爾斯泰這偉大的名聲，托爾斯泰的思想，也沒脛而走，深刻地印入全世界的人們——特別是農民大眾的腦海中。就是受過偉大革命的洗禮的蘇俄農民，托爾斯泰的崇拜的心理，至今也還沒有洗却乾淨。這不是全無理由的：生長在俄國六十年代，而且出身於貴族階級的托爾斯泰，能爲『良心的覺醒』，將當時俄國的階級社會的屈折（特別是地主與農民），反射在自己許多天才的作品上，站在農民大眾的方面，暴露上層社會的黑幕，努力想創造出他自己的教義化的『農民烏托邦』來，以致生時成爲俄國的『農民的父親』，死後亦被稱爲俄羅斯的『偉大的良心』。

在現在，資本主義的先進國家內，都有『托爾斯泰協會』這一類的團體的組織：刊行托爾斯泰全集，研究托爾斯泰的思想，還且常常利用時機，作『托爾斯泰主義』的廣大的宣

傳，於是『厭世主義』，『道德之自己完成』，『對政治無關心』，『對惡不抵抗』，……等等的害毒，跟着氾濫全世界。在我國，雖然沒有什麼『托爾斯泰協會』這一類的存在，可是，托爾斯泰著作的移植，似乎比任何古典文學的介紹還要多，即專事研究托爾斯泰學說的書籍，在坊間也累見不鮮。然而這些研究，和各國的托爾斯泰宗徒一樣，皆不出於想把托爾斯泰抬入聖廟的企圖。如能正確站在與德的時代相關聯的，具體的社會基礎上，用辯證法的方法，去把握理想他的思想的，却不見其一。結果所至，以致大小不同的『小托爾斯泰』，也在中國這裏那裏活現其風姿。

× × × ×

在托爾斯泰的視域內，的確，除却地主與農民兩階級外，便無可發現似的。都市，工廠，和正在發展的俄國的工業，資本家與勞動者，常被他漠然置諸於注意的圈外。就有時會偶爾的提及，縱不是以輕蔑的態度嘲弄幾句，也決不如描寫農民與地主之那末的熱心，但是，在八十年代，俄國社會的情勢，漸漸由靜的變成動的。不單是普羅列塔利亞特，就小布爾喬亞智識階級（學生層），都市市民，及農民之嶄新層，在當時的產業危機的激動下，對現存制度的憎恨，沁骨徹心的表示不滿時，托爾斯泰的作品，也變成政府忌避的東

西了。托爾斯泰之被教會的開除，就在這時期，托爾斯泰的名聲之所以滔滔揚溢，也是在這一時期。可是，那種時期過了，迫於直接底革命當前的一九〇〇年代時，——政治標語，示威運動，與軍警的衝突。『農民』暴動，恐怖……等等，在俄國如溜煙般接踵繼起的時候；『思想的革命』轉化為『實際的革命』，『批判的武器』開始由『武器的批判』去代替的時候，而托爾斯泰的教義的重心，又變化了：形成了反對革命運動，反對政治鬥爭，與當時的革命勢力形成了尖銳的對立，反却成為對社會有害的東西了。關於這，最好引一段烏里雅諾夫說的話：『歷史底經濟的種種條件，可以說明大眾的革命鬥爭之發生的必然性，也可以說明當時他們對於鬥爭的無準備，及成為第一次革命失敗之最大的原因的——即托爾斯泰的無抵抗主義：『對惡不抵抗』。』

像這樣，是歷史的苛刻的辯證法……

— × × ×

托爾斯泰的教義，是充滿着概念的混亂與矛盾的。他，一方面，是當時帝政時代的警察，教會的國家的告發者，把俄羅斯之上層階級的腐敗，作露骨的宣洩，在這一點上，是勇敢的戰士；另一方面，又是『極端教弱的思想家』，『對惡無抵抗主義的宣傳者』。一方面，是偉大的藝術家，另一方面，

又是藝術之一般的否定者。……

所以，『與當作思想家的托爾斯泰同在，會感到人生的難過』，反之，與『當作藝術家』的他生活在一起，會立地感到『真的喜悅』。

托爾斯泰之思想的內容，是反動家的監本，然而，偉大的天才作家所遺留下的文學上的肯定的財產，却是負歷史使命的普羅列塔利亞作家所應宜繼承發展的東西。普列哈諾夫說得好：『托爾斯泰「從這裏到那裏」是可以愛的』。

目前我們是站在一個歷史車輪轉換的大時代上，迫近於過去文化的總結算，和一切舊評價都要把它重新估定的時期。在這時期內，能以將這站在正確的立場，把一個惹人厭的，贏得世界文學之前茅的地位的天才藝術家，思想家托爾斯泰，作正當的評價的論文，翻譯過來，在各各情勢的要求上，未必是全無裨益的。

烏里雅諾夫與普列哈諾夫的論文，都是在一九〇八——一九一一年間發表的，關於『托爾斯泰主義之批判』的歷史的文獻。前者的論文，是將托爾斯泰的見解的『特質』，從當時的俄國社會的歷史條件去說明，為馬克斯主義文學批評之典型的標本。後者的論文，則以其說是把握托爾斯泰作品之社會的發生史，無寧說是從事於托爾斯泰之思想的分

析：指摘出他的教義，有無限的矛盾，和『畢生皆是個純粹的形而上學者』。

在這些論文上，我們除掉得以正確地理解托爾斯泰主義之批判的意義外，同時，還可以學得站在唯物論辯證法的基礎上的，藝術之社會學底性質的批評方法。

× × × ×

最後說一點關於本書的翻譯的話。

本書，是根據『馬克斯主義鏡下的托爾斯泰』(N. Lenin G. Plechanow: "L. N. Tolstoi im Spiegel des Marxismus" Marxistische Bibliothek Band 18. 的日譯本重譯過的。譯者立意把它移譯的動機，遠在一年以前，而着實從事的，却在最近三個月內，在這三個月中間，一方忙於職務，另一方面，還有許多煩惱事件紛至沓來，以致譯稿時輟時續，至以為憾。全稿殺青後，曾蒙楊騷，張天翼兩兄介紹某書局出版，後因某種關係，卒以未果。森文。易凌兩兄亦頗為本書出版事幫忙不少，際本書出版，一應在此帶筆以誌感謝。

此外，須得聲明的，是『為俄國革命底鏡子的萊夫·托爾斯泰』，與『關於托爾斯泰的論題』，前曾由何畏先生譯登在『動力』(第三號)上，為求全書之引用的統一的起見，譯文中或有些微的更動外，大體還是根據他的手筆。茲蒙何先生俯

允借助，未敢掠美，特標明合譯。

一九三三年十一月

克己于南京

德文版編輯譯者的序文

本年（一九二八年）九月九日，值俄國偉大的作家·萊夫·尼哥拉維支·托爾斯泰誕生的百週年紀念日。以此爲機緣，共產主義學院的文藝部，以爲爲使廣大的社會人士明瞭托爾斯泰的創作之社會底根據是什麼，和那在普羅列塔利亞有怎樣的意義，再如模倣普列哈諾夫的說法說：我們何以只能肯定托爾斯泰之『從這裏——到那裏』呢，爲明瞭這，將列寧及普列哈諾夫的論文集，親近於德國的讀者，從馬克斯主義的立場，給托爾斯泰及『托爾斯泰主義』與一種評價，是再好沒有的時機。

不論列寧的論文，或普列哈諾夫的論文，都是從一九〇八年到一九二年，即在此三年的短時間內發表的。這一目看來，好像會有什麼不可解般，但是，那理由，是可發見於當時的俄國之社會底並政治底事情中。從九十年代到一九〇五

年的革命，是資本主義的飛躍的與熱病的發展底時代。所以，托爾斯泰的教義之獨斷底『實證底』側面，在勞動階級中，或在有革命的氣分的俄國各社會層中，都喚不起一點什麼反響；反之，他的對社會底不平等，對國家・軍隊・司法及教會的他的教義的批判，却變成一個與沙皇主義鬥爭的支柱。

托爾斯泰逝世的前數年，情勢已經一變了。一九〇五年的革命，被擊退了。極度陰鬱的反動，支配着俄國。社會的各進步層，甚至廣大的勞動階級的陣營中，也被失望所籠罩，在政治方面，修正主義在跳梁，在哲學上，正在以觀念論去代替辯證法底唯物論，用康德，馬哈，柏格森，及托爾斯泰等，作馬克斯的補足，做折衷主義的企圖。

由此說明了列甯及普列哈諾夫，何以把他的主要的目標着重在托爾斯泰的教義及托爾斯泰主義上面，並爲其如此，馬克斯主義的解剖纔能把他的文學上的功績，給與適切的批判。

列甯的論文，帶有把托爾斯泰之見解的『特性』，從當時的俄國社會之歷史底並社會底條件去說明的任務，帶有與將托爾斯泰的教義成理想化，或企圖塗抹那教義之反動的方面，作對抗的任務；此外，還有證明他的教義，是整個的有